



初冬的雪

(组诗)

秦萍

诗人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诗人
就像布谷与春天
不知道是谁唤醒了谁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诗人
就像一池清泉
需要偶尔有涟漪溅起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诗人
秋天的果实固然常常被吟唱
那些落花呢
那些无人的小径
那些悠长而寂寥的穿行
那些随后而至的冬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诗人
我们的日子因此有了彩色的记忆
有了节日的怀想
有了彼此远离后的牵挂
有了好好活着
活成一首诗的能量

初冬的雪

雪生来应该落在村里
静谧的村落才是雪的去处
可以吟诗
可以作画。但
这些怎比得上那满屋的炉火
满屋的香来得纯粹
雪应该落在旷野
落在枝杈
落在冰封的河
落在门前曲曲折折的小路
落在素白的大地上
此刻我们在村庄之外
怀念这样的情景
期待着五九时分的雪片

此刻

感谢那些把酒论英雄的岁月
感谢那些因此
被扫荡的阴霾
被洗化了的块垒
你的剑胆
我的琴心
留在那些月光映照下的长路
那些不复再来的从前

如今我对满这夕阳色的茶
凭吊那些不能再饮的酒
怀念那些信马由缰的从前
你的剑胆
你的琴心
此刻是爱上这茶色的开始
更是暮色渐渐晕染的年轻

惦念一池莲如同惦念你

莲开在四季的心间
冬日里会写下春要来的问句
早开的花朵总让我暗想你的亭亭玉立
没有人比我更喜欢去奔向一池的莲
似乎所有的色彩都成为夏的点缀
这些年年年都会在刻意的期待
与不经意中的错过
第一次圆月圆的叶落花枯
与那些断壁残垣的静默
多少次设计后夭折与成行
才刚好赶上某次某地某刻一池的绽放
长久地长久地凝视
原来惦念一池莲如同惦念你
无论是花开与不开叶在与不在
我只要看到这一池有荷的水
便想荷总会要开的
我与你总归要见的

梦

我已打开过一些空置的房间
抽出一合上已久的抽屉
甚至在拐角处抹起了一枚烟头
吹掉那上面没有的灰烬
时光不慢却已退至身后太多
尤其是可圈可点的实在又少
伸手去握时指缝太宽
我只能给你一个微笑一片阳光
犹如一个人
泗渡一条长河后的安祥

活着的石头村庄

曹洁

上,放着几个藤条枣筐,枣子挨挨挤挤,晒着太阳,红出庸常日子的暖。屋檐上杂草丛生,纤细而绵密,若手织的锦绣,一针一线,书写着村庄一代又一代横平竖直的名字。屏声敛息,与没有声息的宅院相看两不厌。绚烂的阳光从高处飘洒,散落每一个角落,如古院的孩子。谁知这故园接纳了多少阳光的孩子,子子孙孙,聚在一起,不离不舍,暖成古院落落的古。这是古院的包容大度,也是古院的欢喜幸福。无须说出老宅已经活了多少年,还会活多少年,只要阳光还在,她就在。

坐在古院边儿上,两只人面狮身石雕,悄悄然卧在草丛中。它们身子光滑,尾巴短缩,眼睛、鼻子、嘴巴、额头,清晰可辨。一只微微含笑,憨态可掬;一只威武凶猛,不容侵犯。主人弃宅而去,石头固守着空荡荡的院落,做了旧宅永久的主人。

石头的村庄有木质的底子,这是树。枣树、柳树、槐树、杨树、榆树、杏树、果树、梨树、桃树。有的不结果,只长干;有的不怎么长干,只结果。老树和石头一样古老,在村庄里站了很多年,从不迈进一步。树,是万木凝聚的神,流转不定的光阴,停驻在一圈又一圈年轮中。它斑驳的身体了藏了阳光、雨露、空气,聚汇成树的精气,弥散开来,安抚了一代又一代人。

有了这些树,村庄不孤单,鸟儿也不孤单。村子中央有一棵硕大的老榆树。傍晚,成群结队的鸟儿以极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飞向老树,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诉说着独属它们的情话,整个村子都充满了悦耳之声。这样的群体对话会持续很久,直到夜色完全暗下来,才渐渐停息。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温暖幸福的意境:满满一棵树,枝干上,叶丛中,鸟儿们密密麻麻地睡去,你守着它,它守着你,沉沉睡去。待明朝,又各自分成小家,远行、觅食、戏玩,不管多远,它们都要飞回来,在老树的枝头安睡。鸟儿是老树有声有色的孩子,老树是它们集体回归的家园。

鸟倦飞尚且知还,何况人乎?人生在村庄,死也在村庄。村子中头,一处古墓园在热闹中静默,几座坟莹,几块墓碑,几根神柱,石头的根扎在黄土里。一代又一代后辈,把窑洞修筑在墓园周边,先人故去,亲缘未远,人神共居,彼此相安。远归的游子,携带着一身风尘,一回来,就可以端了酒杯,隔着一杯黄土,与先辈聊聊天儿,叙叙旧。碑石上镌刻的名字,就是一双双温暖的眼睛,看着他们回来,也望着他们远去。村头一处栅栏内,几只小羊羔,洁白如云,小巧的嘴

巴,轻轻含住你伸过去的手指。我蹲下身子,与羊儿平等面对,看着它们如水的眼睛微笑,它们亦回应我如水的微笑。我以指尖为脉,吸纳这洁白的洗礼。古人以“羊大为美”,其实羊儿不只美在肥硕的体型,也美在良善温顺的天性。这些羊羔就如婴儿,纯净的眸子亮着纯净的天性。爱默生说:“婴儿期是永生的救主,为了诱使堕落的人类重返天国,它不断地重新来到人类的怀抱。”这话多好啊,原来,不断降生的婴儿,竟是不断落向这个世界的雪花,净化着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父亲和母亲。

一处戏台上,正唱着生、旦、净、末、丑,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村民们聚着看戏,也闲谈,衣着朴素,笑容朴素,地道的陕北方言,沾着几颗湿漉漉的土粒,与石头一样,一如当初。

大概,这才是靠近真实的生命悲喜。夕阳西下,静听涛声。一个太阳在天空,一个太阳在水里;一个比一个红,一个比一个热。乡村笼罩在橘黄的柔软里,渐渐浓,渐渐淡。一种声音隐在遥远,只说“相看两不厌。”每一个村庄都有隐秘的信息,每一块石头都有尊贵的身份,每一棵树木都有饱满的生命。坐在村庄的怀抱,我将目光收聚,盛装古往今来的温暖。这不是贪婪,靠近土地,看看山川河流,看看石头、树、鸟儿,看每一段潜行的时光,我才能紧紧抓住自然和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脉搏。

乡村的夜,宁静得让你想哭,清风拂耳,草木微香,星星如眼。黑的夜,才是真正的夜。雏鸡睡了,虫鸣起了,偶尔有几声犬吠,划开透明的宁静。谁家小孩儿夜啼,一盏灯悄悄亮起,做了夜夜容明亮的眼睛。隐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如坐在夜的城堡,一种来自大地的声音,隐隐而动。低下头颅,用食指在土地上写下“陕北”,最后一笔收拢,我微笑着站起来,背山而立,大河滔滔。

陕北,这是一块属阳的土地,石头的村庄,便是一个个穴道,通透黄土高原健壮而有力的身躯。黄河水浅,古渡不再,村落在老去,古屋也在颓败,唯有这些接纳风霜雨雪的石头,默然不语,从不开口。只要石头活着,古院落就活着,村庄就活着。它们以干干净净的模样,守着乡土村庄固有的尊严和文明。

曹洁,笔名如水,陕西清涧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2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荣获冰心散文奖等多个奖项。著有《素履》《别院》《采薇》等多部文集,有代表作被选编为多地中高考语文试题。



墨香漫卷 心有丘壑

李茂林

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翻开书页,恰似推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那些凝固在文字里的思想、故事与情感,会在目光流转间悄然铺展——孔孟的仁爱之道,启迪处世分寸;老庄的逍遥之境,疏解内心焦虑;史书中的兴衰更替,照见当下得失,文学作品里的悲欢离合,让我们共情他人的人生。

读书从不是单向的“接收”,而是心灵与智者的对话、与自我的审视。在墨香浸润中,我们跳出生活的方寸之

地,见天地之广、察人性之幽,原本混沌的困惑会逐渐清晰,浅薄的认知会慢慢厚重。那些读过的书,不会立刻化作立竿见影的成就,却会沉淀为内在的底气、谈吐的温度与处世的格局,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提供温柔而坚定的指引。虽说合上书页,世界依旧是原来的模样,但我们的内心已然不同。

读书的意义,便在于以文字为舟,在岁月长河中载着灵魂远行,让生命在思考与感悟中,愈发丰盈而有力量。



金色的岁月

杨春梅摄

一场穿越四百年的时空对话

张慧

一有闲暇,我便沉浸于纪录片《典籍里的中国——徐霞客游记》之中。对于喜爱旅行的人来说,能与先贤一同“神游”九州山水,甚至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唯一遗憾的是,片中未曾出现鄂尔多斯的风光。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倘若徐霞客穿越至今,足迹踏遍鄂尔多斯的山川大漠,他又会作何感想?

“芳草萋萋,如诗如画;牛羊遍野,琴声悠扬……”若徐公至此,定会于游记中如此描绘鄂尔多斯草原的壮美。“青青草原,承载着游牧民族淳朴而豪迈的梦想;茫茫大漠,镌刻下英雄儿女开疆拓土的传奇。”是的,这里的草原与众不同,它融汇了游牧文明千年的历史记忆,演绎着草原人民团结奋进的动人篇章。徐公想必也会走进蒙古包,品尝手把肉,畅饮马奶酒,亲身体验牧人生活的质朴纯真。夜幕低垂时,他或许会围着熊熊篝火跳起安代舞,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凝神倾听。

徐霞客曾道:“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而今日的康巴什新区,现代建筑与古典意蕴交相辉映,构筑出独具风骨的城市意象。鄂尔多斯博物馆、大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生动铺陈出这片土地从远古走向现代的文化长卷。倘若徐霞客穿越而来,定会为这城市风貌深深倾倒,不禁赞叹:“此间气象,实乃天工与人巧的完美交融!”他也许会一头扎进图书馆博览群书,流连忘返。

四百年时光荏苒,鄂尔多斯既保留了游牧文化的纯粹与豪情,又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活力与创新。这里四季皆成画卷:春来原野新绿漫卷,夏至大漠星河璀璨,秋深林海色彩斑斓,冬临雪原素裹银装。鄂尔多斯,这片曾被《徐霞客游记》遗漏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自然奇观、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化的发展气象,向世界发出诚挚的邀约。来吧,循着徐霞客执着的探索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写下属于你的行走篇章,体验这一场跨越四百年的——时空对话。



见雪的时候,正一个人穿行在大山的肋骨间。一些旧时光温黄如灯,被河流带走,又带近,浮起在川泽的褶皱里,若隐若现。

大河两岸,安静地栖息着很多古村落,单听名字已各具典意,诸如黑虎寨、木头峪、杏林庄、泥河沟、黄河峁,等等。仿佛一个个音节呼出,就有一个个活脱脱的旧物奔出来,与经久不息的黄河水,一起澎湃。以黄河为村河,是这些古村落最大的幸运。滔滔之水任性甩了一下臂膀,甩出一大片又一大片河滩,枣树成林。越过枣树之巅,层层叠叠的黄土之上,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石头村庄,以神的慈悲,护佑众生,寻常日子的悲欢离合,被河水悄悄吸纳、吞吐。

陕北的传统村庄,多石,青色。石头是窑洞的主体结构物件,也是能够给予土窑洞以装饰的明朗部分。最早的时候,窑洞是挖向深山的洞穴,隐忍而神秘。村庄成长到一定时代,窑洞也在成长,土窑洞被石头镶嵌了边儿,就像璞玉被雕了形,刻了花。再后来,窑洞的全身骨骼都是石头了,石头坚硬、粗犷、有棱角,让缩头缩脑的土窑洞从大山深处站出来,端庄起来、威风起来。一排排石窑,新崭崭的,站在你面前,一点也不羞涩,一点也不小气。

石头撑起了村庄的骨架,似乎石头的多少、软硬、质地、品相,决定了村庄与生俱来的气质。陕北乡村,但凡与人相关的物件,就与石头相关。老院、老宅、老屋,就老在一个“石”字,石窑、石仓、石柜、石墙、石磨、石碾、石槽、石床、石桌、石凳……一件一件,住在院里,都是一个家族的成员。若宅院是一首诗,这些物象就是诗中意象,营构了一个家园平凡如常却富有情致的意境。木质门窗,白麻纸糊过,开着一朵朵剪纸花,朴素欢喜,意趣丰富。院内小径,或直或弯,也铺着青石板,一块一块紧挨着。一走进院子,就像踩着踏着诗的平仄,一步一步,押着韵,和着律,人的心情也自然抑扬顿挫。

一条乡间土路穿过,通往各家各户。小路尽头,一株株向日葵低头敛眉,站成村头的路标。走在村庄,你得时时低头,观照或倾听。跳过草的绿,目光亲抚纵深时光的肌肤,一些斑驳的旧影便在深远处鸣响。一些记忆远了,一些味道近了,灵魂像飘在柔软的水上,从这头眺望到那头,窥见古老岁月正在石头的纹路里苏醒。

石头挨挤着,一块块、一层层、一列列。靠在石头上,光的温度如常,老屋的石头,也如常。古墙斑驳,门楣苍黑,门窗纯木,雕花精致;院内铺满青石板,被打磨得光滑油亮,仿佛可以照出秦时明月的清欢;东西厢房廊前高架

乙巳年九月十八,立冬。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说是冬天开始,其实南北方亦有差异,有的雪纷飞,有的小阳春。

此时节,不仅要迎冬,注意保暖;还要补冬,所谓“立冬补冬,补嘴空。”饺子、炖大肉、涮锅……安排起来。

有说立冬的代表花卉是瑞香,也有说,是双荚决明,但在塞北,这类花只能室内赏了。

此时节在室外可以欣赏的花儿少,果子不少;虽然苹果海棠等等果子被摘掉了,但还有一些不会被收取的果子仍在:山丁子的叶子落了,果子还在枝上,挂起无数的小灯笼。同样满枝红果子的还有金娘忍冬,不同的是前者是乔木,高挂,后者灌木,矮系。同样灌木,且满是红果子的还有鸡树条和小檗,两种都是伞状花簇,鸡树条果实圆圆地向上,小檗果实像一个个水滴,下垂。至于栾树,基本完成果实的渐变过程,已经从橙红之色逐渐草黄,说是草黄,含有褐色,是另外一种形状的小灯笼了,三棱的圆锥形,阳光下看过去灵位一种风情。初冬,枝上果子肥厚饱满,质地亦好,很养眼。

风动,树叶一地。黄的是柳叶榆叶,红色的是红瑞木的叶子,绿色的则多为槐树叶,槐叶总是等不上变色就干枯在枝条上,只等风吹树动,就快速掉落。若是午后,若走在小径,脚下是踩在落叶上的细碎声响,耳中是鸟声,当是一种享受。说是万物收藏,还有留鸟在,喜鹊、斑鸠、山雀、麻雀、啄木鸟……立冬之后也有自然的交响乐。

偷得片刻,耳有所听,眼有所见,内心欢悦,还要什么呢,领受当下就是了。

立冬有三候:

一候水始冰。进入立冬,生气闭蓄,万物进入休养,水已经能够结冰。结冰了,诗人依旧能寻得兴致:“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忆雪满前村。”人生当适时豪放洒脱,才不至于把自己逼得太紧。

二候地始冻。立冬后过五日,草木凋零,土地也开始冻结。“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树开始收敛站姿。学习树木,也做减法,挣脱此前负累,留出更多喘息的空间,进入疏朗。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立冬后再过五日,蜃虫休眠,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见了。这个时节,喧闹减少,就像辉煌之后的宁静,正所谓“门前冷落霜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可做自己的旁观者。

立冬有承前启后的意味。承前,是将此前的成果收存起来;启后,是总结吸取经验,以图将来。在当下与未来之间,有一个平台,用于累积和孕育,是自然予人的启示。正好印证那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还感慨草枯黄,叶落尽吗?人生有曲折起伏,树生草生也一样。

出门随意走走,看见树叶落了,却感觉有些什么密集存在于树身,在树增加了一圈的年轮里,在树皮更多的褶皱里。是什么呢?又说不清,暂且看作是初冬的澄明吧。

是的,初冬亦是有澄明的。



立冬

鲜然